

## 附錄一

# 索羅斯深揭狠批「市場原教旨主義」

毛澤東說過，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按照左右貼標籤，大名鼎鼎的索羅斯，深惡痛絕馬列主義和集權專制，政治上應當屬於「極右」。有意思的是，「極右」的索羅斯，一貫反對「極右」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80年代以來，索羅斯連續出版《金融煉金術》、《超越指數》、*Soros on Soros* 等等鴻篇鉅著，每一本書，說的都是經濟學原理對不上金融實踐。擺在書店裡暢銷書，學術界沒人搭理。90年代，金融危機一場接一場，一場大過一場。索羅斯急了，先撰《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又寫《改革全球資本主義》。特別是後一本，給主流經濟學戴上一頂「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帽子，從理論到實踐，從信仰到哲學，深揭狠批，全盤否定。當然，轉述和理解索氏著作之前，先得把他認為此書不是什麼，交代明白。索羅斯〈致中國讀者〉，開宗明義：

儘管這本書對市場原教旨主義（我是這麼稱呼它的）提出了批判，但是，這不應該被理解為是對資本主義體系的全面進攻。不幸的是，我的書總是被這樣曲解，特別是在一些前蘇聯國家。

市場不能單獨滿足全球社會的所有公共需求，這是一個事實；然而市場在滿足個人需求方面卻能做得非常好。對於中國讀者來說，我希望強調的是有管理的市場經濟的優越性。的確是這樣，如果我一開始就



是打算寫給中國讀者的，我就會寫成另外一本書，一本讚美市場經濟優越性的書——市場經濟的優越性長期以來無法為中國人民所享受。由於這本書主要是寫給西方讀者的，所以，我著重分析了市場經濟的缺點。

我一直在關注著中國人民的改革和現代化事業，並對此懷有深深的敬意。我希望我在這本書中做出的批判和分析能夠對這一事業有所幫助。

對中國可能沒用，希望對中國有用，兩方面都說到了。對中國可能沒用，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尚未徹底金融自由化，中國人民至今無法享受幾天時間賺十億美元的市場經濟優越性。希望對中國有用，因為農村包產到戶以來，農民賣糧難、賣豬難、賣菜難、賣蛋難、賣魚難、賣茶葉難、賣柑橘難、賣蘋果難、賣西瓜難……，種什麼，養什麼，賣什麼難。曾幾何時，首都大街小巷，楊玉環鬧腐敗的鮮荔枝，十塊錢三斤。陝北高原「富士蘋果」，當地收購一斤五分錢。「穀賤傷農」的古訓，當代農民飽嚙苦果 30 年！上億民工沒頭蒼蠅，四處流動，打工掙錢，市場調節的工資，換了新世紀，照舊幾百塊錢一個月，而且經年累月拖欠成百上千億元！索羅斯籠而統之地抱怨，「市場經濟的優越性長期以來無法為中國人民所享受」，得看說的是哪一段呢？

與索羅斯許多著作一樣，這本書強調的主題，還是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具有先天內在的不穩定性，壓根兒不會趨向均衡。全球化了的金融市場，正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左右單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體系，日益加劇貧富兩極分化，侵佔本不該「向錢看」的教育、醫療、社保、公安等諸多社會生活領域。「市場原教旨主義」猖獗，道德敗壞，腐敗蔓延，威脅世界和平。索羅斯這位在金融市場叱吒風雲的頂尖人物，多

年一貫制，用「反射性原理」——市場參與者的主觀判斷影響博奕結局，猛烈批判市場供求自動均衡的神話，多次預言資本主義體系徹底崩潰。

索羅斯在全世界，擁有家喻戶曉的知名度。老人家年逾古稀，滿世界投機賭博大把賺錢，滿世界辦基金會大把灑錢，同時戴老花鏡奮筆疾書，驚世駭俗，發人深省。有趣和沒趣的是，索羅斯從操盤下注提煉真知灼見，從來得不到西方學術主流的認同，甚至為祖國大陸的經濟學家不以為然。索羅斯反復聲稱，這本書集他多年持續探索之大成。哲學、歷史、經濟、政治，東拉西扯。而且一上手，居然數學公式。字裡行間，四處流露出祈望學術界承認的殷切期待和忿忿不平。

本附錄不是文章，只是這本《改革全球資本主義》的摘編。摘編的文字順序與原書基本同步。省略了「開放社會」的理想憧憬，省略了建立「民主國家聯盟」（不包括中國？）管制全球金融市場的建議，省略了穿鑿附會的歷史哲學和數學公式，集中凸顯出來的應當是，這位驚濤駭浪裡臉不變色、心不跳的大家，簡明清晰的思辨邏輯。有道是，實踐出真知。希望來不及閱讀全書和讀過全書的讀者，能夠從這個高度簡化的摘編中，瞭解索羅斯思想的脈絡梗概。以下所有文字，除了幾個分段小標題，全部是從書中摘出的原文。

## 〈導言〉表達的中心思想

我們生活在一個以產品和勞務的自由貿易、尤其是資本自由流動為標誌的世界經濟中。因此，各個國家的利率、匯率和股票價格之間有著密切的互動關係，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對每一個地方的經濟狀況都



會產生重大影響。金融資本享有優越的地位，因為資本較其他生產要素更具流動性，而金融資本則又比其他形式的資本更具有流動性。金融市場的全球化已經削弱了單個國家對資本徵稅和管制的的能力，因為它可以輕易地轉移到其他地方。由於國家金融市場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單個國家的命運，因此，那種關於存在著一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說法絲毫不誇張。

有一種觀點認為，讓每一個人都自由地追求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就會因此而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在19世紀，這種觀點被稱為「自由放任主義」，但我給它找到了一個更恰當的名稱：市場原教旨主義。這是一種頗具誘惑力的觀點，但它只對了一半。就對私人利益的追求而言，市場是最恰當不過的形式，但是，市場卻沒有被設計得可以用於維護公共利益。保護市場機制本身就是對公共利益的一種維護。市場參與者之間不是為了維護競爭而競爭，而是為了戰勝對手、取得勝利而競爭。

甚至是在個人利益的滿足方面，市場機制也存在缺陷和不完備之處，這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所忽視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金融市場存在著與生俱來的不穩定。完全競爭理論把需求和供給看作是給定不變的，當兩條曲線相交時，均衡就實現了。但是，在現實世界中，均衡概念所賴以存在的假設條件很少得到滿足。金融市場甚至不可能滿足這些假設條件。金融市場試圖把未來「貼現」，而未來又反過來依賴於現在它如何被貼現。由於參與者的理解不完備，結果是存在著內在的不穩定性。因此，與自均衡調節機制的觀點相反，金融市場的穩定必須要由公共政策來保

證。

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已經造就了一個非常不公平的世界，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這是很危險的，因為一個不能為失敗者提供任何希望和援助的體系，很容易被絕望的行動所破壞。

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人們注重的是市場紀律的強化。但是，如果市場是內在不穩定的，加強市場紀律就等於加強不穩定性——而社會能夠承受的不穩定程度到底有多大呢？<sup>1</sup>

### 「經濟理論批判」

經濟理論從需求和供給開始，而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是分別給定的，然後，需求曲線與供給曲線的交點決定均衡點。這一建構假設需求和供給是有限的、可以分別度量的數量，它們進行相反方向的變動，而調整過程把它們引向均衡。當賣者知道他們在某一價格水平上願意賣多少，而買者知道他們在某一價格水平上願意買多少時，實現均衡只是需要找到可以是需求和供給相等的一個唯一的價格。但是，當價格變動本身改變了參與買賣者在特定的價格水平的意願時，如價格下降會使他們預期價格在不遠的將來會下降更多，這會造成什麼結果呢？這是金融市場和技術進步迅速的產業中常有的嚴酷現實，但是，這種可能性卻被經濟學家們假設掉了。

在金融市場上，經濟理論分析所給出的結果是大錯特錯的。



金融市場與其他市場的不同之處在於，市場參與者要對付的不是給定的數量，他們要把未來貼現，而未來則依賴市場現在如何貼現它。這使得供給和需求的條件不僅是未知的，而且是不可知的。在缺乏信心的情況下，參與者只能根據判斷和偏見做出決策，而這些決策反過來又使得與決策有關的主要內容變得更加不確定。

我們必須放棄經濟理論中廣受歡迎的兩種關於金融市場的成見。一是理性行為；二是均衡，包括價格變動能夠使市場出清的觀點。

在參與者的預期不影響與之有關的事件的情況下，理性預期理論是適用的。這時，參與者能以一個觀察者的身份收集所有可能得到的信息，並基於這些信息做出自己的決策。這種決策在某種程度上與未來的市場均衡發生一種確定的聯繫。當然，任何單個參與者都不可能掌握所有可以得到的資訊，不過，根據信息的定義，一個參與者不知道的信息肯定會被另外一個參與者知道——不然這種信息就是不可能的信息。所以，市場比任何單個參與者都知道得更多，它知道所有能知道的事情，市場永遠是對的。根據假設，市場參與者的理性應該使其足以認識到這一事實，並採取相應的行動。這就是投資於指數基金的理由。現實偏離均衡總是有理由的，而這些理由往往是信息不對稱。例如，與信貸危機有關的多均衡就可歸因於不同層面的放款人能夠得到的信息是不對稱的。

現實並非如此。市場參與者不僅僅是觀察者，他們的決策將影響未來。他們憑預感而不是資訊來做出決策，而有關預感的信息只能在預感起作用之後才能得到。在這樣的情況中，根據理性預期採取行動反而

是不理性的。

幸運的是，外部世界中存在一個能夠判斷偏見的標準，即事件的實際進程。但是，這一標準也只是能夠指出偏見，而不是對偏見進行度量。這是因為獨立於參與者思維的現實是不存在的，存在著的只是依賴於參與者思維的現實。換句話說，事件序列隨著時間進程而實際地展開，而這些事件在發生時就已經包含著參與者偏見的影响。

市場似乎常常能夠準確地預測未來。這並不是因為事件的發生符合理性預期，而是因為預期能夠影響應由其貼現的所謂基本面。理性預期理論認為，按照定義，市場總是正確的；但我認為，金融市場幾乎總是錯誤的，只不過在一定的限度內它有自我驗證的能力罷了。理性預期理論斷言，長期而言，不可能使業績優於市場的平均走勢，個別參與者的業績偏離平均水平是隨機的。這一結論顯然是錯誤的，我為在自己的實踐中證明了這一點而感到高興。

作為金融市場的一個參與者，我可以絲毫不理會理性預期理論而混得過去，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對理性預期理論的有力駁斥，雖然不是一種很有邏輯性的駁斥。<sup>2</sup>

## 股市已經變成賭場

在傳統理論中，股票價格反映的是其公司的基本面。正如我前面所說的那樣，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市場價格並不是未來收益和股息的貼現，它們預測未來市場的價格。



在買賣金融工具時、市場參與者不是試圖貼現基本  
面，而是預測完全相同的金融工具的未來價格。

最重要的基本面存在於未來。股價應反映的不是  
往年的收益、資產負債表和股息，而是將來的收益、  
股息和資產價值。這些流量不是事先給定的，因而不  
是認識的對象，只是猜測的對象。猜測是信息和偏見  
的混合物。因此猜測會在股票價格中表現出來，而股  
票價格則會以多種方式影響基本面。例如，一個公司  
可以通過發行股票來募集資本，而股票價格將影響每  
股的收益。股票價格還會對公司的貸款條件產生影  
響，公司還可以通過發行期權股來激勵其管理層，以  
股票價格表現出來的公司形象還可以其他方式來影響  
基本面，如吸引客戶等。

當這些事情發生時，一個雙向反射性的互動過程  
就有可能產生，基本面不再是決定股票價格的獨立變  
量，均衡也就變成了一個欺騙性的概念。

股票價格與基本面之間的互動關係能夠導致一個  
自我加強的過程，使基本面和股票價格都遠離根據傳  
統理論中的均衡狀態所應處的位置，這就驗證了「從  
眾行為」。這種行為可以把股市帶到我所說的「遠離  
均衡地帶」。最終，想像與現實、預期與結果之間的  
背離一定會變得難以持續，然後這一過程就會逆轉。  
重要的一點是，「從眾行為」並不一定就是非理性行  
為，就像一些動物有理由採取「從眾行為」一樣，投  
資者也是如此。在趨勢發生逆轉的時刻，只有沒有頭  
腦的跟隨者才會遭受損失。由於同樣的原因，根據基  
本面進行決策的投資者，則很容易受到人群的踐踏。



就像一條狗追趕自己的尾巴那樣，個別公司的股票價格以一種自我加強的方式影響公司的基本面，這只是偶然的情形。但是，當我們放寬視野，看看宏觀經濟的情況，我們就會發現，反射性互動是規律而不是例外。比如，貨幣波就趨向於自我加強：信用的擴張和緊縮遵從的就是興衰過程。從自我加強到最終自我毀滅的過程，是金融市場中流行的弊病。

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價格上昇往往會使需求減少，供給增加。股票市場就不是這樣。那麼，價格上昇會增強購買者的緊張心理，反之，價格下降則會降低購買者的緊張心理，從而導致從眾行為的出現。

當股價開始下跌時，跌勢會助長跌勢。

在任何時候，市場價格的變化都可能使一些買者或賣者發狂。實際上有一些買者或賣者會不滿意：在特定的價格水平上，他們也許想買進或賣出得更多。另外一些人則猶豫不決，一種市場變化趨勢可以觸發同一方向或相反方向的決策。無法確定哪一組參與者更居主導地位。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不存在假設價格下降將會導致需求增加和供給減少的理由，反之亦然。隨大流者也許會壓倒所謂價值投資者。

現在，投資者已經失去了對基本面的信任，認識到這個遊戲的目的只是為了賺錢，而不是支撐股價的價值。許多屢試不爽的股票評價標準已經被拋棄，恪守這些標準的人被相信「新經濟」的人打得潰不成軍。<sup>3</sup>



## 「社會價值在市場中得不到體現」

市場原教旨主義與共產主義有著令人不舒服的相似之處：它們各自都有自己的社會科學基礎，前者的基礎是市場經濟學；後者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

我認為，今天市場原教旨主義對開放社會構成的威脅更大。……由於市場導向的政策所產生的積極效果，市場原教旨主義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持，這些政策的受益者更是如此。只要金錢影響政治，這些人往往最具影響力。

我已經說明了金融市場不一定趨向於均衡。現在，我要指出的是，社會價值在市場中得不到體現。市場反映的是現有財產的分配，而不能根據社會正義的準則對這些財產進行再分配，因此，社會正義存在於市場經濟之外。……這樣也就產生了政治干預經濟，以保持社會穩定和減少不平等的必要性。問題是，政治決策甚至比市場更不完善。這是有利於自由市場的一個強有力的觀點，也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最有力的武器，但他們常常濫用它。政治干預會影響市場效率，並不意味著政治就不應該干預經濟。政治也許是腐敗和低效率的，但我們不能沒有它。

一個市場經濟不等於一個社團，尤其是當它在全球範圍內運行的時候；受僱於一個公司不同於歸屬於某個社團，尤其當管理者把利潤放在首位，而個人隨時都可能會被解僱的情況下。

市場參與和市場規則的制定是兩個不同的功能。

那種試圖把引導個人參與者的利潤動機與指導規則制定的社會考慮等同起來的觀點無疑是錯誤的。當一些市場原教旨主義者試圖把經濟計算擴展到諸如政治和契約法之類的其他領域時，他們正是犯了這樣的錯誤。那麼，他們如何掩蓋自己的錯誤呢？他們的第一道防線是，他們只是在建立模型模擬人類的行為：「人們也許會談到對和錯，是與非。在關鍵時刻，他們還是按照各自的利益行事。」不幸的是，這一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的。在當代民主社會中，集體決策基本上是不同利益集團競爭的結果。人們總是力圖使規則的制定（或解釋）能夠有利於自己。

但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觀點或解釋是不堪一擊的。首先，他們建立的並不是現實社會中人類行為的模型，他們的模型只不過是建立在一種奇怪的假設理性基礎上。第二，價值具有反射性，而市場原教旨主義往往在政治中強化損人利己的行為。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影響力越大，他們的人類行為模型就變得越真實。第三，即使他們的模型反映了現實，也不意味著他們的觀點是正確的。經濟活動總會產生社會後果，不能以人是自私自利的說法為由，對這些社會後果不予考慮。

市場原教旨主義也許會反駁說，自由市場的好處比比皆是。我第一個承認自由市場促進了財富的創造，它也是開放社會的一個基本要素，因為它使人們能夠行使自由選擇的權利。但是，通過吹噓均衡概念，市場原教旨主義曲解了財富創造的過程。財富的創造不是源於均衡的趨近，而是源於能力的解放。財富創造是一個動態過程，它既不自我約束，也無法保證社會正義。<sup>4</sup>



## 「超道德」市場敗壞社會價值

市場價值是「超道德」的，而社會價值則是道德的；市場價值是關於勝敗的，而道德價值卻是關於對錯的，它不在乎勝負。

在某些方面，社會價值不如市場價值。它們不能被定量化——它們甚至很難被正確認識。它們肯定不能被簡化為貨幣這一共同標準。然而，一個被很好地界定的社會，畢竟有明確的價值觀。其成員也許會恪守這些價值觀，也可能違反這些價值觀；可能得到這些價值觀的支持，也可能受到這些價值觀的壓制。但至少他們知道這些價值觀是什麼。而我們不生活在這樣的社會裡。我們很難確定生活中的對與錯、是與非。市場經濟的「超道德」破壞了「道德」，甚至在完全依靠道德來規範的社會領域中，也是如此。人們關於生命權或選擇權之類的倫理價值上，不能達成一致。而貨幣價值則不那麼含糊。不僅貨幣價值是能夠度量的，我們也能夠感受到社會公眾對它的認同。貨幣價值具有社會價值已失去的肯定性。職業價值就這樣被利潤動機所取代，法律和醫學——暫且不說政治、學術研究甚至慈善事業和非政府組織——之類的職業已經變成了商業。

在資本主義制度中，掌握貨幣的人也就是最有權力和影響力的人。

資本主義體系強調競爭，並以貨幣作為衡量成功的標準。貨幣價值取代了內在價值，市場主導著不適合它的生存領域。本來，法律、醫療、政治、教育、

科學、藝術甚至人際關係這些成就和才藝都應該有自身的標準，但現在所有這些都被轉換成貨幣了。它們被按照貨幣價值來衡量，而不是用其內在價值來衡量。

社會價值也許比市場價值更難以捉摸，但社會卻不能失去它們。市場價值已經上昇到了社會價值的地位，但它們不能起到社會價值的功能。市場價值是為競爭條件下個人決策而設計的，它不適用於合作以及競爭條件下的集體決策。

功能上出現混淆使集體決策過程遭到破壞。市場價值無法取代公共精神，用傳統的說法就是公民美德。每當政治和商業利益交織在一起時，政治影響就有被用於商業目的之危險。當選議員們首先應該關注其選區利益，這是一個早已確立的傳統。但是，合法的事情與不合法的事情之間的界限又在哪裡呢？商業利益所獲得的突出地位——以及自私的政客——已經把這一界限推到了令大多數選民難以接受的地方。結果，他們的理想幻滅，忿忿不平。

功能混淆的現象在國際事物中尤為突出。對外政策往往只聽命於對國內問題的考慮。由於存在著按不同道德標準投票的集團，這種傾向在美國尤為明顯。還存在著用政治手段推動商業利益的傳統。一位東歐國家的總統告訴我，在他與法國總統希拉克的一次會談中，法國總統把大部分時間都用於勸說他在國有水泥公司的出售中要關照一位法國買主，這使他極為震驚。軍火銷售更不用說了。

政治腐敗是不可避免的，但一般認為人們會為這種行為感到可恥並盡力掩蓋它。現在，利潤動機成為了一種特殊的道德原則，某些國家的政客甚至為未能



利用其地位謀求個人利益而感到萬分恥辱。在我建立基金會的國家中，我就親眼看到過這樣的事情。

只要按規則競爭，人們就應該有權利追求自己的利益——他們不必為此而感到內疚。不過，在規則制定中，公共利益應該居於首要位置。的確，當人們為自己假裝具有公益心來辯護時，偽善就會悄然而至。不過，它總還是比現今政治中盛行的明目張膽地追求自利要好。

問題是人們根本無暇顧及公共利益。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建立在市場競爭基礎之上的，而市場競爭已經變得如此激烈，以至於連最成功的人也必須為生存而奮鬥。……生活中應該有比生存更美好的東西。不幸的是，適者生存已經成為文明社會的標誌。

我們必須有基本的是非觀念，它是引導我們作為一個公民或一個政治家的心靈之光。沒有它，代議制民主制度就無法發揮作用。利潤動機使這一心靈之光黯淡了，權宜之計取代了道德原則。在一個高度競爭的交易社會中，對他人利益的關心有可能變成對自己發展的障礙。現在，一個逆自然選擇的過程正在發揮作用：無所顧忌、毫無負擔的人會走在前面。如果允許利潤動機主導政治領域，整個社會就會失去道德基礎。<sup>5</sup>

## 不能完全自由放任

我的觀點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不能對金融市場實行完全自由放任的政策。

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厭惡任何形式的集體決策，認為它缺少市場機制的自動矯正機制。他們堅持認為，讓市場自由發揮作用，公共利益可以間接地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他們的觀點是有些道理的，但他們對市場的迷信卻是錯誤的。理由有三個：首先，市場不是為解決收入分配不平等而設計的，市場把財富分配的現狀當作既定。

第二，公共利益不能在市場行為中得到表達。公司不會以創造就業為目標；它們僱傭工人（盡可能少而廉價）的目的是為了營利。醫療保健公司不是為了拯救生命而開展業務，它們提供醫療保健的目的也是為了營利；除非為了遵守規定或維持公司的公共形象，否則，石油公司決不會去關心保護環境。利潤動機能夠被用於滿足可取的社會目標，如充分就業、人們負擔得起的醫療或健康的環境，但是，如果醫療管理之類的產業的法則允許把利潤作為動機，就一定會造成許多嚴重的社會後果。事實上，如果把競爭留給市場機制來維護，那麼，也許就不會有競爭。廠商為利潤而競爭，不是為競爭而競爭，如果有可能的話，它們就會取消所有的競爭。卡爾·馬克思在150年以前就指出了這一點。

第三，金融市場天生就是不穩定的。我很欣賞把金融市場作為一個反饋機制，它不僅能夠，而且迫使市場參與者糾正自己的錯誤。不過，這裡我要補充的是，金融市場本身也犯錯誤。市場總是正確的說法本身就是不正確的。市場機制本身也需要一個試驗和犯錯誤的過程來矯正自己。中央銀行尤其適合擔當這一任務，因為它與金融市場打交道並接受反饋，這使它能够糾正自己的錯誤。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強調金融市



場具有較大的靈活性，而拒絕承認它的不穩定性。他們會說：看！1997~1999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金融市場恢復得多麼快呀！但是，他們不考慮貨幣當局所起到的恢復平衡的作用。

事實上，如果沒有貨幣當局的積極干預，國際金融體系可能至少已經出現了四次崩潰：1982、1987、1994和1997年。<sup>6</sup>

## 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困境

現在，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經濟中，不僅有商品和勞務的自由貿易，更有資本的自由流動。各國的利率、匯率和股票價格都緊密地互相聯繫著，而且，全球金融市場對世界經濟形勢產生重大影響。由於國際金融資本對單個國家的命運起著決定性作用，因此，說存在著一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也是恰當的。

這個體系對金融資本特別有利，因為金融資本可以自由地流向報酬最高的地方，這又反過來助長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快速增長。結果形成了一個鉅大的循環體系，它把大量資本吸入位於這一體系中心地區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然後再以信貸和組合券投資的形式直接地、或者通過跨國公司間接地把這些資本輸送到邊緣地區。只要這個循環體系充滿活力地運行著，它就能夠征服所有當地資本。事實上，大多數地方的資本最終都會變成國際資本。

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心地區與邊緣地區之間的關係很不平等。中心地區的國家比邊緣地區的國家有更多



的優勢。它們不但富有，而且很穩定，因為它們掌握著自己的命運。外國對資本的擁有剝奪了邊緣地區國家的自治權，常常不利於民主制度的發展。國際資本流動很容易出現災難性的中斷，結果是邊緣地區比中心地區更難以留住資本。邊緣國家地區的資本家大都傾向於將自己的資本轉移到國外累積，有時資本輸出超過資本輸入。這種不平等會積累起來，對作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成員的邊緣國家得弊大於利。

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確統治著該體系之內的人——而且很難退出。另外，像其他帝國一樣，它也有中心地區和邊緣地區之分。中心地區往往以邊緣地區的犧牲為代價來獲取利益。更重要的是，全球資本主義具有擴張主義傾向。它一味追求征服，決不是尋找一個均衡狀態。只要還存在著沒有被納入到該體系的市場和資源，它的擴張就不會停下來。

從本質上說，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純粹是功能性的，並且毫無疑問，它的功能就是為經濟服務：產品和勞務的生產、交換和消費。把這一點記下來非常重要，即交易不僅包括產品和勞務，而且包括所有的生產要素。正如150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那樣，資本主義制度把土地、勞動力和資本都變成了商品。隨著這一體系的擴張，其經濟功能會主導公眾和社會生活。它會滲透到原本被認為不屬於經濟範疇的領域——文化、政治、醫療、教育和法律。

儘管具有非地域性，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還是有中心地區和邊緣地區之分的。中心地區的地理位置是模糊不清，實際上，人們首先把它看作是美國，歐洲次之，日本則處於過渡地帶。中心地區是資本的供給者，邊緣地區則是資本的使用者。中心地區也是領導者、創新者和資訊交換中心，其最重要特徵是它不僅



控制著自己的經濟政策，同時還掌握著邊緣地區的經濟命運。

發行貨幣是一種國家特權。如果一個國家所發行的貨幣在國際金融交易中被廣泛接受，就意味著該國比那些不能用自己的貨幣向外借款的國家處於更有利的地位。與處於邊緣地區的國家相比，這是位於中心地區的一大優勢。與擁有獨立制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權所帶來的利益相比，獲得造幣利差（從發行貨幣替代發行國庫券所節省下來的利息）的好處是微不足道的。邊緣國家必須聽命於中心國家——首先是美國。由於中心國家的貨幣政策受國內政治所左右，所以邊緣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了他人手中。

主要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也是不穩定的根源之一。利率和匯率的變動就像外來的衝擊波一樣影響附屬國，雖然它們實際上是國際金融體系內部一份子。1982年的國際債務危機就是由於美國大幅度調高利率引起的；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也與美元匯率升值有關；2000年，歐元疲軟也造成世界經濟局勢緊張。

在未來碰到不確定的時期，資本會回流到它的發源地。這就是為什麼全球性經濟動蕩對邊緣地區的影響總是遠遠大於中心地區的另一個原因。通常，中心地區的微小波動會被放大為邊緣地區的危機。<sup>7</sup>

## 「非主要貨幣」無路可走

在國際金融體系中還有一個未解決的大問題，這就是貨幣體系。目前，我們還沒有一個明確界定的匯率制度。主要貨幣之間的匯率是相互自由變動的，但

並不是完全自由浮動，因為人們認為貨幣當局應當進行干預（貨幣當局偶爾也會這樣做）。非主要貨幣的匯率制度，從完全浮動匯率到以貨幣局制度為基礎的完全固定匯率不等，而大多數貨幣都處於兩者之間。

經驗證明，任何實行的貨幣體系都是有缺陷的。自由浮動的貨幣因為從眾投機傾向而存在固有的不穩定性；而且這一不穩定性還會因從眾投機行為隨時間增加而積累起來。但是，固定匯率制度是危險的。這是由其僵硬性決定的。而且，一旦固定匯率制度被衝垮，其後果會是災難性的。處於浮動匯率與固定匯率兩極之間的匯率制度尤其成問題。與美元聯繫的匯率制度是導致亞洲危機的直接原因。

1997~1999年危機的結果是對處於浮動匯率與固定匯率制度之間的中間制度的否定。在那次金融危機中，除實行貨幣局制度的國家和地區守住了陣地之外，其他任何沒那麼固定的匯率制度都被衝垮了。大多數鎖住一種貨幣的匯率制度都崩潰了。試圖維持本幣匯率不變的國家比允許貨幣貶值的國家得到了更壞的結果。其結果是，現在可供我們選擇的是兩個極端：貨幣局制度與真正的浮動匯率制度，似乎後者更佔優勢。許多專家試圖為這一兩極化現象尋找理由，但是困難多多。因為經驗已經表明沒有哪一極的匯率制度是站得住腳的。二戰期間貨幣體系的劇烈波動催生了布雷頓森林機構，而現在布雷頓森林機構已經失敗。我個人認為，目前的情況是不穩定的，也是不可持續的。

在一些情況下，實行貨幣局制度是有道理的。正在申請歐盟成員資格的國家和希望從《東南歐穩定公約》中受益的巴爾幹國家就屬於這種情況。但貨幣局制度的種種不利已經在阿根廷得了很好的體現。當巴



西貨幣貶值時，阿根廷貨幣變得高估了。而其唯一的退路又被貨幣局制度擋住了。結果，阿根廷發現自己的處境是最糟糕的：高利率伴隨著高失業率。它必須採取痛苦的政策來降低預算赤字和貿易赤字。

自由浮動匯率制度也存在嚴重不利之處：這些因素使以外幣的形式借入的貸款，增加風險，並且使本幣暴露於投機行為的攻擊之下。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一些國家只好進行資本管制。但這樣做會傷害那些試圖保持資本市場開放的國家，最終導致系統性的金融崩潰。眼下迫切需要制定一項替代方案，即使人們還沒有這種迫切感。像泰國那樣的小國尤其危險。

匯率制度是沒有永久解決辦法的問題之一。唯一的希望是在反復試驗糾錯的過程中使問題得到減輕。一個有希望的開端是縮小主要貨幣之間的浮動範圍。超過 50% 的大幅度浮動就超出可容忍的極限。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提議建立主要貨幣之間的匯率目標區。其初衷令人讚賞，但其方法卻不能令人佩服。因為正式的匯率目標區恰恰提供了其名稱中所暗示的東西：投機者射擊的靶子。

目前，對全球金融體系的控制權力和責任都主要落在了美國一方。美國貨幣當局意識到了這一點，也試圖不負眾望。但是，它們的首要職責是維護美國經濟穩定與增長。如果美國國內目標與國際目標發生了衝突，孰先孰後是不應有疑問的。美聯儲的地位類似 1992 年德意志聯邦銀行在歐洲匯率機制（ERM）中的地位。大家都知道，歐洲匯率機制後來崩潰了。

我對這問題不能提出任何妙方。……我相信，全球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目前還沒有制度性的解決辦

法。它主要是給日常管理帶來挑戰。只有當人們放棄了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假設——即放任市場自由發揮作用能夠使之自動趨向均衡並產生尚可以接受的社會後果——這種管理才能取得成功。

從長期來看，可以有一個永恆的解決辦法：廢除國家貨幣。歐元的建立指明了前進的方向。現在人們已經日益清楚地認識到，對於一個小國來說，擁有自己的貨幣是一個障礙。一些為此而苦惱的拉丁美洲國家正在努力逐步把美元當作它們國家的貨幣。不過，這將使她們更明顯地依賴美國的政策決定。在沒有建立國際中央銀行的情況下，國家貨幣是不能廢除的。而國際中央銀行的建立則是十分遙遠的事情。目前的趨勢是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sup>8</sup>

## 註釋和出處:

- <sup>1</sup> 第2、4、5、10、11頁。
- <sup>2</sup> 第71、78、106~107、81、79~80頁。
- <sup>3</sup> 第82、80、83、83~84、84、98、86、108、167頁。
- <sup>4</sup> 第138、146、161~163頁。
- <sup>5</sup> 第173、167、200、168、174~175、176頁。
- <sup>6</sup> 第101、169~170、207頁。
- <sup>7</sup> 第185、186、189~190、210~211、212頁。
- <sup>8</sup> 第302~304、305、305~306頁。